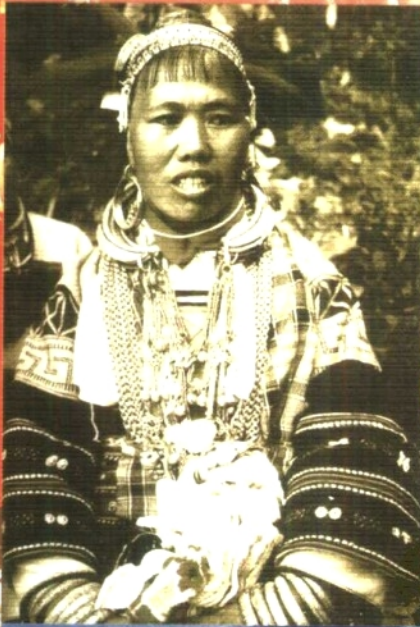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

yunnan
shao
shu
min
zu
gai
lan



云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文艺蓓

封面设计：鞠洪深

云南少数民族概览

郭净 段玉明 杨福泉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650011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9 插页：1 字数：740 千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2-02597-9/G·435

定价：42.60 元

序

何耀华

自本世纪20~30年代杨成志等人进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撰写《云南民族调查报告》、《罗罗族巫师及其祭典》之后,云南便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民族学基地之一。40年代西南联大学者对边疆民族的考察,50~60年代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均为重点。这一情形,不仅体现了云南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更说明该地区因其民族多样、文化多元而能在历史与文化变迁中显示出有别于周围各大文化的特殊面貌。

改革开放之后,有关云南民族的研究更产生了一个飞跃,其内容从注重社会形态的分析,而扩展到对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宗教乃至科技的全面考察,并由此获得了大批成果。这些成绩,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没有过的。如何把如此大量的书本上的成果,转变为对其他非专业人士,包括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有教益、有参考价值的知识,是我们的另一项职责,当然也是把云南建设成为民族文化大省的重要任务。只有通过专业知识普及化的过程,云南省多元文化对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生态保护,对于本地区自我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才会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历代民族学家以学术报国,以智慧改造世界的理想,也才可能变成现实。

108/1511

我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相关学者编写的这本著作，运用了最新的观点和资料，在以往一些读物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全面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多彩的历史与现实。希望它的出版，既能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又能为各界人士深入了解云南民族及其文化打开一扇明亮的窗口。

概 述

郭 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云南则是中国少数民族最主要的分布地区之一。据 1995 ~ 1996 年的统计，云南省总人口为 3971.31 万人。其中，汉族为 2616.3 万人，少数民族为 1355 万人，后者占全省总人口的 34.12%。无论从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对数，还是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1990 年为 9000 余万人）中所占的比重来说，云南均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西）。而少数民族的种类，则以云南为最多，共有彝、白、哈尼、壮、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藏、景颇、布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诺、水、蒙古、布依、独龙、满等 25 个少数民族，以及尚未确定为单一民族的克木人。这些民族除蒙古、壮、藏、水、布依等族外，多以云南为主要聚居地。傣、佤、壮、苗、瑶、景颇、怒、独龙、德昂、彝、傈僳、拉祜、哈尼、阿昌等族及克木人的分布，则及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和印度等国家。

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人口超过 100 万的有彝、白、哈尼、壮、傣 5 个民族。其中，哈尼、傣族为云南所独有；彝族跨滇、川、黔三省而居，总人口 600 多万，有 415 万（1994 年）住在云南；白族分布于滇、黔、湘三省，总人口

约 160 万，有 138 万住在云南；壮族分布于两广和云南，总人口 1500 多万人，有 104 万住在云南。人口在 10 万以上，100 万以下的有苗、傈僳、回、拉祜、佤、纳西、瑶、景颇、藏等 9 个民族。其中，傈僳、拉祜、佤、纳西、景颇为云南独有；苗族分布于川、黔、湘、滇、桂、鄂、琼 7 省区，总人口 700 余万，有 90 万住在云南；回族分布于宁夏、甘肃、河南、云南、新疆、青海、河北、山东、安徽、辽宁、北京等 19 个省区和市，总人口 800 多万，有 55 万余人住在云南；瑶族分布于两广、湖南、云南、贵州等 5 省区，总人口 200 多万，有 17 万住在云南；藏族分布于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 5 省区，总人口 460 万，有 11 万人住在云南。人口在 10 万以下、1 万以上的有布朗、普米、阿昌、怒、基诺、德昂、布依、蒙古等 8 个民族。其中，除布依、蒙古族外全部居住在云南；蒙古族分布于内蒙古、东北三省、云南等 8 省区，总人口近 500 万，云南有 1 万余人；布依族分布于滇、黔两省，总人口 200 多万，云南有 3 万余人。水、满、独龙 3 个族各仅有数千人。其中，独龙族为云南独有；水族分布于黔、桂、滇三省区，总人口 30 余万人，有 8000 多人住在云南；满族分布于东北、内蒙古等 7 省区、市，总人口约 900 多万，有 6000 多人住在云南，并有聚居的村落。

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特征，是聚居与杂居状态相交织。全省共有 8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有 29 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分布在全省九地州一市。这些自治州县，便是各民族主要的聚居区。但在同一地区和县份之内，通常又有多种民族杂居；而缩小到村寨的范围，又多为单一民族聚居。

众多民族在云南共存的状态，与该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云南位于中国的西南角，处在南亚热带

季风区、东亚亚热带季风区和西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域之间；与之相对应的是南亚——东南亚文化、中国内地文化和藏文化三个文化区域。作为上述三大自然与文化区域间的过渡地带，云南便成了不同族群与文化接触、融合的走廊。从行政区划来看，云南地处中国的边地；但从文化联系的角度而言，云南以及与之相邻的东南亚半岛北部多民族地区，恰恰构成一张多元文化的互动网络，既为周围几个大的文明提供了相互沟通的媒介，又以文化的多样性而显示出自己的特色。

云南是一个山地面积占 90% 以上的省份，境内高山耸立，河流纵横，地貌之复杂，为全国罕见。这种状况，必然对各民族的分布及生存方式产生极大影响。云南地形的总体格局是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下降。西北部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地带，属青藏高原向南延伸而形成的横断山纵谷区。从气候炎热的河谷到寒冷的高山草甸和针叶林带之间，分布着傈僳、独龙、怒、藏、纳西、普米等族。

滇西北的高大山系再往南伸展，降低为中山宽谷的帚状山原，至西南边境一线，更变成海拔 1000 米以下的盆地。在此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有傣、哈尼、景颇、佤、拉祜、布朗、阿昌、德昂等。

从滇西大理到滇东的昆明、曲靖之间，为海拔 2000 余米，起伏平缓的红色丘状高原面，与之绵延相连的则是滇东南石灰岩丘原地区。在这一区域生息着彝、白、壮、苗、瑶、回等民族。以上便是云南少数民族平面分布的基本格局。

云南的自然景观不仅在全省范围内表现出很大差异，即使在某一局部地区，也会因山高谷深、海拔高度不同而造成气候的垂直变化，并由此影响到生态环境以及动、植物分布的立体变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同人群也自然会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呈现出立体分布的特征。

在地势较为平坦的坝子（盆地）、河谷临水地区，除汉

族外，还居住着白、傣、壮、回、布依、水等民族。他们以水稻种植为主业，并兼营杂粮（包谷、洋芋等）、果菜和各种经济作物。这些民族均长期在当地定居，建立了许多历史长久、分布密集的乡村聚落，他们亦构成坝区大小城镇的主要居民。

分布在亚热带、温带中山地区（约海拔 2000 ~ 3000 米左右）的民族，依照自然条件和文化传统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大体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在气温适宜、水资源充足的地区从事水稻种植，以红河南岸元江、红河、金平、绿春、江城的哈尼族为代表。他们充分利用哀牢山区丰富的水利资源，在山谷间开出高达几十层乃至几百层的梯田，引沟渠灌溉，实行精耕细作。另一种是旱地农业，即先用刀砍、火烧等方式除去原始植被，然后在经过人工处理的土地上种植旱谷、包谷、荞子、茶树等作物；而最后得到的收获不仅有专门栽培的作物，也包括其他产于这块土地、且具利用价值的自然生长物乃至动物。这种独特的作业通常被称作“刀耕火种”或“斯威顿耕作制”。又因生产者当地力衰减时会移往他处另辟新地，所以又叫“游耕”或“迁徙农业”。与这种生存方式相联系的主要有苗、瑶、傈僳、拉祜、佤、怒、彝等民族。第三种生存方式以直接获取天然动植物产品为特征，即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如现在已被归入拉祜族的苦聪人，在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还生活在原始丛林中。由于靠粗放的砍烧农业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便时常以血缘家族为单位四处游动，采集野生植物、猎取动物充饥，其临时住所和蔽体的材料也多半来自森林中的自然生长物。

在海拔 3000 ~ 5000 米左右的温带、寒带高山草甸和森林区，居住着以山地种植业为主、并兼营畜牧业和林业的藏族。他们在旱地上实行青稞、小麦、蔓菁、洋芋、荞麦等作物的轮种制。同时，又在草场和山林间放牧牦牛、犏牛和羊、马等牲畜，以获取乳、肉、畜力和肥料。另外，出售木材、药材和食用菌类，也是其生活的重要来源。采取这种生

存方式的云南藏族一方面建有宽大的石质、土质住宅，处于相当稳定的居住状态，另一方面又有部分家庭成员为逐水草而在季节性草场之间定期迁移。这与康巴和安多藏区大多数人以畜牧为主业的情形是不太一样的。

文山地区有句俗语说：“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对云南民族因山势高低而分层居住的状况作了十分形象的描述。由于自然条件的巨大差异，即使在同一族群之内，各个支系与周围环境的适应方式也往往大不一样。尤其是像彝族这种人口多达400余万人的民族，内部分支甚多，分布遍及全省大部分州县。各地迥异的生态环境，必然造成区域间文化生活形态的差别。居住在滇中、滇南坝区和低山区的某些支系，很早就从事水稻经营，生活水平已接近周围的汉族。而聚居在滇、黔交界地带的彝族，新中国建立前还一直维持着以农辅牧的传统经济。至于小凉山区的彝民，至今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着迁徙不定的砍烧农业，正逐年将他们的生存地域向南扩展。

如此众多的民族，其语言状况亦十分复杂。据目前学术界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发生学分类，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有藏语、彝语、哈尼语、傈僳语、拉祜语、纳西语、基诺语、白语、普米语、景颇语、独龙语、阿昌语、载瓦语；壮侗语族的有壮语、傣语、布依语、水语；苗瑶语族的有苗语、瑶语。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有佤语、布朗语、德昂语、克木语。蒙古族和满族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满族和回族操汉语。

由于不同族群交错杂居，各种语言的相互影响和混合现象也非常突出。某一民族语言大量借鉴、吸收他族语言成分的现象相当普遍。如贡山怒族与福贡、碧江怒族由于来源差异较大、日常交往较少，其方言在语法、词汇和语音上都显出很大不同，却反而与贡山的独龙语保持了许多共同的特征。而当地的独龙语又同邻近的藏语和景颇语颇多相通之处。又如分布在德宏州的阿昌族，仅有2万多人。他们长期

同周围的傣、汉、景颇、傈僳及境外的缅甸人打交道，很多人都会讲多种民族的口语。久而久之，阿昌语中便渗入了缅、景颇、汉、傣、傈僳等族的语言成分。在全省范围内，汉语中的云南方言及其衍生的各种地方土话，是各民族相互交流所用的共同语言。

诸多民族、多元文化在云南共存的现状，是经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从远古以来，这片高原就是古人类活动的主要地区。这里先后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距今 170 万年的元谋猿人，属于晚期智人的丽江人和西畴人等。至新石器时代，云南原始文化的多样性已逐渐展现出来。有关的遗址分布遍及全省 20 余县，并被初步划分为八个地区八种类型，而实际的种类或许更多。一方面，这是不同人群对不同生存环境适应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云南土著文化与周边各大族系及文化的密切联系。许多学者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大多溯源于史前至商周时期的氐羌、百越、濮三大部落集团或族群。氐羌主要分布于西部的甘、青高原，大多过着迁徙性的游牧生活。其向南延伸的部分，广泛活动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中部及东部，以及贵州西部等地。后来的藏缅语族各族，便主要由氐羌发展而来。

百越族群的分布，从东南沿海（江、浙及两广）直至贵州、云南南部及中南半岛北部，他们以稻作、干栏建筑、雕题文身为特征，后来发展为壮侗语族各族。

濮人又称“百濮”，他们中的一部分应为孟高棉语族的祖先，其分布区大体在云南南部与中南半岛相接的地带。

至迟到公元前 12 至公元前 6 世纪，云南已出现以使用青铜为特征的文化，逐渐普遍进入青铜时代，直至公元前 2 世纪末发展到高峰，随后向铁器时代过渡。这一时期，云南的文化更丰富多彩，已发现青铜器的区域遍及全省 80 余县的 220 个地点。出土青铜器数量达万余件，且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按照学术界的普遍意见，云南青铜文化大致分为滇池地区、滇西地区、滇西北地区、滇南地区四种类型。

活跃于此一时期的西南古代族群有《史记·西南夷列传》提及的滇、夜郎、靡莫、邛都、巂、昆明等。其中，以“椎髻”和“编（辫）发”两大群体在云南最为重要。前者从事定居农业，建立了以滇中湖泊群为聚居区的滇王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与稻作文化；后者则从事随畜迁徙的山地游牧业。这两大族群各以滇人和昆明人为代表。此外，当时云南的土著居民同内地、东南亚、中国西北乃至北方的文化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早在商代，云南就向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国家输送铜矿料；战国末年，楚将庄蹻率部入滇，变服从俗，融入本土文化之中；秦王朝开通五尺道和汉武帝封滇王、设郡县，以及随后大批内地人进入滇中和滇西定居，这些均为云南与内地交往的重大事件。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于青铜鼓在云南及今越、老、泰等国的广泛使用，以及云南青铜文化在居住、服饰、习俗等多个方面体现出的与东南亚文化相似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云南青铜文化亦包含诸多西北氐羌与北方草原“斯基泰”文化的因素，如石棺葬、动物斗纹样等等。其文化来源的多样性，由此可见一斑。

从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2世纪末的300年间，西汉、东汉两个王朝长期致力于对“西南夷”的经营，相继在云南、贵州设立了牂牁、益州、永昌等郡，并派官吏进行治理，将这一边疆地区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但除了少数郡县据点之外，这种统治必须通过当地各民族的代表人物来加以实施。其方法是将各族的贵族、头人、君主封为王、侯，使之保持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并向郡县官府上缴一定的贡赋。这种间接的统治方式被称之为“羁縻”政策。

处在羁縻统治之下的云南，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向并未改变，其结果是占地为王的“大姓”、“夷帅”蜂拥而起。大姓多为内地的汉族移民，因势力增大，控制了大量夷、汉人口而得以盘据一方，甚至拥兵自立。夷帅则为当地号令四方的各族首领。从三国、两晋至南北朝，中央王朝对云南的控制

日益微弱，大姓和夷帅则依其势力大小，“各据一州，不相统一”，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

公元734~737年，滇西乌蛮六诏之一的南诏（蒙舍诏）在唐朝支持下，用武力统一了洱海地区，其首领皮罗阁被唐朝廷册封为“云南王”。之后，南诏兼并了由大姓爨氏控制的滇东地区，又在三次“天宝”战争中打败唐朝军队，摆脱了中央王朝的支配。继而与西藏的吐蕃政权结盟，北上攻取川西南，再向西、向南进入中南半岛，建立了一个东达贵州，北抵大渡河，西接藏地，南及中南半岛北部的南诏国。

南诏国王室为乌蛮，其统治集团中却有大量白蛮贵族。乌蛮和白蛮构成了南诏国的主体民族。在南诏之后建立的大理国（公元937~1254年），王室则为白蛮。大理国占据今云南、川西南、黔东，与内地的两宋王朝相抗衡，直至1254年被蒙古军队消灭。

南诏，大理国虽居于西南一隅，政治影响却波及中国内地、西藏及中南半岛。文化上又兼收并蓄，集周边汉地、藏地、印度和东南亚文明之所长，一度臻于鼎盛。在此背景之下，有关该地区民族名称和状况的记载也日见翔实。根据汉文史料来看，南诏大理国的主体民族是乌蛮和白蛮。乌蛮由此前的昆明等族群演变而来，此时分布于南诏、大理国大部分地区，主要有云南北部、贵州西北部和四川南部毗邻地带的“乌蛮七部落”，云南东部的“东爨乌蛮”及后来的“三十七部”，以及滇西的“六诏”，多分布在山区。白蛮源于汉晋至唐初的滇粵及爨人中的一部分，多聚居于滇东至滇西的平坝区，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其他见于记载的民族还有分布在滇东南和滇南半山区的“和蛮”；分布在滇西山区的“施蛮”、“顺蛮”；由汉、晋时期“摩沙夷”演化而来，分布于今大理、丽江至四川盐源的“磨些蛮”；与乌蛮相关的“徙莫祗蛮”；由青藏高原伸展至滇西北山地的“吐蕃”；分布于今广西及滇东南的“僚”；从此前“百越”分化而出，居住在今云南和缅、泰、老相邻地区的“金齿”、“银齿”、“绣

脚”、“绣面”、“茫蛮”、“棠魔蛮”；分布在今滇西、滇西南的“望蛮”、“朴子蛮”、“锅锉蛮”等。另外两个从事山地游耕农业的古老民族苗族和瑶（瑶）族，也在这个时期经广西进入云南。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队从甘肃经四川西部攻入云南，次年平大理国。1276年，元朝建云南行省，使这一地区重归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行省之内设有完整的路、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既派遣流官治理，又任命大批少数民族土官为政，从而大大加强了元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权力。

1381~1382年，明太祖发兵入滇，击败蒙古梁王的军队，将云南纳入明朝版图。1659年，清朝又以武力镇压反清势力，将云南收归其统治之下。明、清两朝对这一边疆省份的治理较之元代更加深入，不仅从上到下设置了严密的行政机构，而且以改土归流的手段缩小了少数民族土司的权力，将直接控制区域从交通沿线和平坝扩展至山区，从靠内的城镇扩展至边疆。此外，又通过驻军、屯田等方式招引大量外省移民入滇，改变了元代以前汉族少而其他民族多的人口结构。

元、明、清三代，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云南少数民族主要有：被称作“僰人”、“民家”和“白人”的白族；被称作“罗罗”的彝族，属于该族群的还有“罗婺”、“聂素”、“撒摩都”等十余种支系；被称作“卢蛮”、“栗些”、“僰苏”、“僰僰”的僰僰族；被称作“么些”、“末些”、“摩些”的纳西族；被称作“禾泥”、“斡泥”、“和泥”的哈尼族；被称作“金齿百夷”、“摆夷”的傣族；被称作“三撮毛”、“攸乐”的基诺族；被称作“僰黑”、“僰罗”的拉祜族；被称作“峨昌”、“阿昌”的阿昌族；被称作“羯些子”、“结些”、“遮些”的景颇族；被称作“古刺”、“哈刺”、“戛喇”、“卡瓦”的佤族；被称作“蒲人”的布朗族；被称作“崩龙”的德昂族；被称作“僚”、“僮”、“河人”、“侬人”的壮族；被称作

“仲家”的布依族；被称作“水”的水族；被称作“古宗”的藏族；被称作“西番”的普米族；被称作“苗”、“瑶”的苗族和瑶族；被称作“怒”的怒族；被称作“傣”、“攸”的独龙族。

蒙古族和回族元代才进入云南，前者被称为“蒙古”、“鞑靼”、“达达”；后者被称为“回回”、“色目”、“回纥”。清代进入云南的满族被称为“满人”。

经过元、明、清三代的社会变化，云南各民族分布的大势已趋稳定，即汉族居住在省、区、县的经济中心和交通沿线，其人口亦遍布全省；彝、白、傣、壮、傈僳、哈尼、纳西、藏等民族拥有一个到几个大的聚居区；其他民族则多处于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云南少数民族的名称和分布情形，经过本世纪 50 年代以后的民族识别工作而得到认定。

建国以后，由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奉行民族平等的政策，以边疆民主改革、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方式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作了深入的了解，并通过建立民族自治区域制度等形式公开宣布国家对少数民族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保障。至今，全省已建立 8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辖 7 市 43 县；29 个自治县，195 个自治乡。自治地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70%，所辖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 84.4%。经过近 50 年的努力，云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95 年，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62.2 亿元（人民币），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 35.4%。同年 26 个边疆县市的边贸进出口总额达 30.28 亿元，其中出口额为 21.72 亿元。少数民族的教育与卫生事业也有长足的进步。目前全省的民族小学、民族中学、民族高等院校的教育体系已基本形成。1995 年，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在校学生达 241.52 万人；医疗机构也已达到 2865 个，其中有 958 所医院。在政治领域，少数民族参政、议政的权利不断扩大。1993 年，全省已有少数民族干部 22.8 万人，占全省干部总数的 24.6%；在省、地（州）、市、县、区、乡各级权

力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有近 40% 为少数民族。

可以说，从 50 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近 20 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浪潮之中，云南少数民族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迁。这一变迁以生产方式、经济制度的改变为起点，而影响到政治体制、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于各民族人民来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革。但也要看到，由于这种变迁很大程度上是在全球工业化的外部压力下展开的，所以它一方面有助于各民族生活状况的改善和不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造成原有文化整体性的失衡。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促进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其关键不仅在于追求技术和经济指标的增长，更在于坚持顾及长远利益的持续发展原则和保障文化的多元性。唯有如此，才能在一个复杂而多样的生存环境中，使各种“我群”的和“他群”的、中心的和边缘的、实用的和象征的文化因素各自充分发展，努力共求生存，并在此基础上结成多元一体的、具有蓬勃生命力的文化整体。

【主要参考文献】

1. 《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2. 《云南古代各族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3. 郭大烈编《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 《云南年鉴》，云南年鉴杂志社 1996 年版。
5. 《中国民族统计年鉴》，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
6. 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7. 汪宁生《云南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8. 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9. 《云南省情》，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0. 《云南的植物》，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11. 孙宏开“大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成就与展望”，《民族研究会讯》17 期（1997 年）。

【作者简介】

郭净：1955 年生，历史学硕士，中国民族史博士研究生，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历史民族学和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面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傩：驱鬼、逐疫、酬神》（香港三联书店 1993 年版），《西藏扎囊县桑耶寺多德大典》（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 1997 年版）；译著《美术、神话与祭祀》（张光直著，台湾稻香出版社 1993 年版），专著《心灵的面具：藏传佛教仪式表演的实地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学术散文《假面探秘》，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云 南 省 民 族 分 布 示 意 图

